

在人的性意识里，既有与一般动物相通的
下流因素，更有融汇进感情、理智、人文
环境影响、个人文化心理结构、社会伦理道
德干预……

仙人**承**露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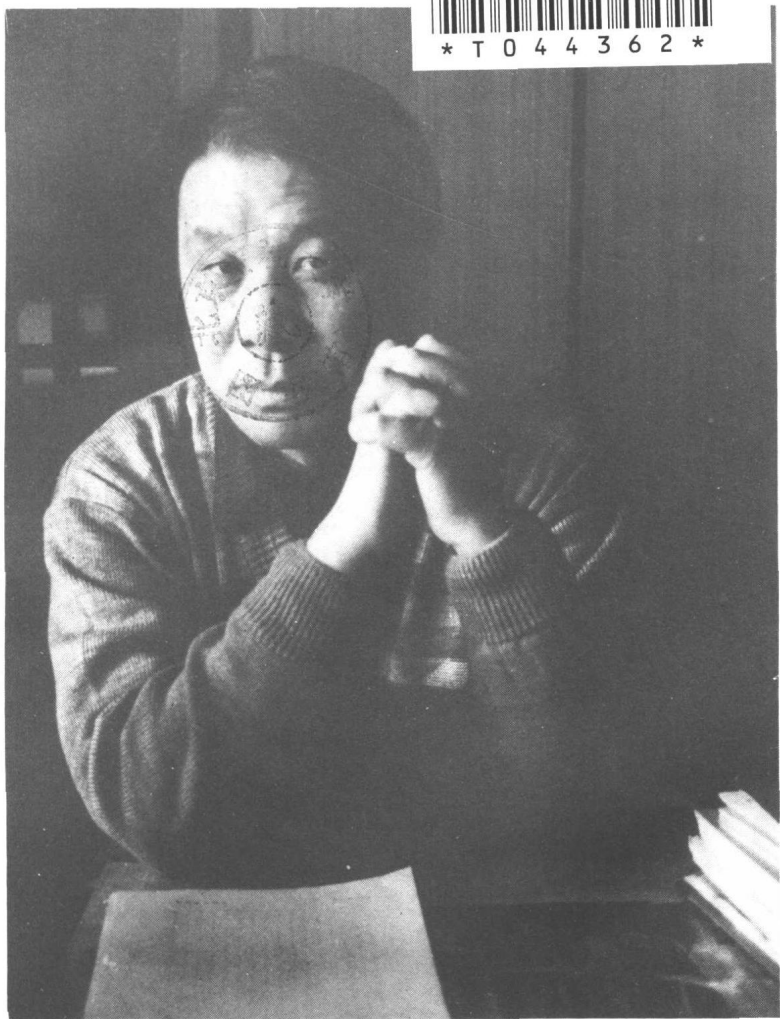
刘心武／著

华艺出版社





* T 0 4 4 3 6 2 *



仙人承露盘

(京)新登字 124 号

仙人承露盘

著作者： 刘心武
出版： 华艺出版社
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销售：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通县滨河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9.25
版次： 1995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ISBN7—80039—739-4/I·491
定价： 10.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内容提要

“仙人”好懂。“露盘”是接露水的盘子。仙人高举双臂承托着“露盘”，这样的造型，就叫“仙人承露盘”。这书名挺怪，是吧？那这本小说集都是写什么的？其中《仙人承露盘》是写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的。另外两个中篇，和这篇构成了《北海三部曲》，都是探索性心理的。另外还有《明星和我》系列短篇和辑为《情内情外》的一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著名作家刘心武近两年的新作，体现出他在小说创作中不断探索不断推进的艺术勇气与勃勃生机。这些小说题材新颖、手法多姿、意蕴深厚，读来破闷醒心、妙趣横生！

“你倒试试看”

——《仙人承露盘》自序

“仙人”好懂。“露盘”就是接收露水的盘子。仙人把双臂高高举过头顶，承托着接露水的盘子，这个造型，就是“仙人承露盘”。这个作品的名字有点古怪，是吧？写什么的？写的是同性恋的事儿，你看，题材也古怪，更古怪的是，这作品竟是我写的——我在广大读者心目中是个挺严肃的作家，怎么这回竟“不正经”起来了？这就还得从鲁迅先生的一个比喻说起。

记得鲁迅先生打过这样的比方：食客批评厨师菜作得不好，厨师便赌气说：“你倒试试看！”食客无奈，只好缄口；鲁迅先生是以此说明，作家（厨师）应虚心听取批评家（食客）意见，即使拒绝接受，也不能以“你倒试试看”相挟。当然，如果把“你倒试试看”的气话抛给一般读者，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我在创作上，以写小说为主，也写散文随笔，并兼弄一点批评文字。这几年，文坛上颇有点“性而上”的势头，有人写文章指出了“性而上的迷失”，也有不少人在文章里表现出对文学“触性”的深恶痛绝，当然也有人主张宽容。其实这股创作浪潮已涌了十来年，作家们在这方面的创作热情，主要还是受到来自一部分读者的阅读兴趣牵引，出版发行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后，因为“性”也是促成畅销的因素之一，所以图书市场上趁“性”而入的印刷品很是不少，有的公然违反“游戏规则”，搞的是赤裸裸的淫秽读物，理所当然地被查处收缴，这里不去说它，但更多的则是“不尽性”的文字，不好一概而论，有的则更由“名厨主理”，分明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论营养，也益多弊少，引出颇

多食客的啧啧。所以，“文学与性”这一话题，在各报刊上也便时不时地出现，我呢，也很发表了几次意见。

关于“文学与性”，我的意见，概括起来，大体如下：（1）文学当然可以表现性。因为性是个体生命生存状态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人类群体生存，也就是社会之中，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并因此派生出无数的人间戏剧；把性简单地看成“动物特征”，认为文学一触及性便必定“低级下流”，是一种偏狭的见解；（2）文学当然也可以（如果不是更可以的话）不表现性，因为人的生存状态中，往往是超出性的东西居多，人类的社会存在中更是如此，文学表现人，表现人类，探索人性，其落点可以很多，不必都往“性”上拥挤；也就是说，不要“性而上”；（3）对这十多年来，我们文学中“性”的出现、增多乃至颇成风气，我很理解；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十年时，我们的文学对“性”是太禁锢了，以至于到了“文革”当中，连爱情也都成了禁区；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其实不用举自《诗经》到《红楼梦》的古例，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举凡茅盾、丁玲、张天翼、蒋光赤等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有很松弛自如的性描写，成为他们作品经纬中颇引读者注目的“图案”；依我想来，文学中的“性禁忌”，大约是在四十年代后的革命文学中自觉形成的，并且我以为那是革命战争的必要，因为在革命进行中，一切都需要军事化，文学自不例外，“军中无性言”，才能打胜仗；问题是，革命成功了，进入正常的和平建设时期了，就应改变一切军事化的体制了，文学也就不能都是一味地战斗化了，生活中一般人的性生活既然正常化松弛化乃至浪漫化复杂化，文学对之表现，也就应开禁了；因之，这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学中出现了“性”，并有越来越大胆的表现，虽居心不一、良莠不齐，总体而言，倒也反照出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正常、和平、繁荣与进步。（4）可是，文学对性的表现，我

以为有两种互为轩轻的分野，一是色情，一是情色。何谓色情？简而言之，无论那作品有多少优点，它写到性时，用文字直接描写了性器官和性交过程，我以为便是色情描写。色情描写我以为是低级下流的东西，对读者起不好的作用，尤其对青少年读者有害。那么，什么是情色描写呢？也简而言之，就是不仅写感情，也写及性心理，即也涉及“色”，可是自觉地不去具体地写性器官和性交细节，往往是点到为止，并且都有超出这一层面的另外意蕴。举例：《金瓶梅》里的许多描写，如“大闹葡萄架”之类，我以为便是色情描写，而《红楼梦》里写性，大体上都是情色描写，就文学表现性这一点而言，我是不赞成《金》而拥护《红》的；（5）对完全是色情的东西，我赞成禁绝流布，尤其不应将其纳入文学范畴；对含有大量色情描写但还含有更大量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的作品，如《金瓶梅》，我认为可以公开印行全本，但应以年龄为限制，十八岁以上的公民方可自由购买，成年人并有不将其给未成年人看的义务；对仅有情色描写的作品，则应不加限制。

我这样一些观点发表出来以后，便有不止一个人来对我说：“你这一大套听起来头头是道，够八面玲珑的！可是，你又说文学可以表现性，又说不能色情，还发明出什么‘色情’与‘情色’的区别，你说的倒满轻巧的，哼，那么着，你倒写几篇‘情色小说’给我们看一看！”因为我的本职并非“品尝师”（批评家）而是“厨师”（烧“小说”类菜肴的，）所以，对这“你倒试试看”的挑战，无法用鲁迅先生那样的逻辑顶将回去，一时未免尴尬。

但既处在这似乎已无不可一试的文坛中，我也便提起兴致、鼓起勇气，身体力行，写起“情色小说”来。这便是三个中篇构成的《北海三部曲》的由来。其中的《九龙壁》写了一位摩登女性的性心理错位，她在婚姻上，理智地选择了一位仪表堂堂前途亦无量并且性功能绝无缺憾的知识精英，论感情他们也是互恋互

爱的，可是，这位女性的内心深处，却偏认为另一粗鲁低俗的男子对她而言更具性感，他们也果然同享了那份性快感，于是她面临着一种痛苦而尴尬的局面：究竟怎样在情与性之间求得平衡？另一个中篇便是《仙人承露盘》，写同性恋者的内心煎熬，其内蕴当然也就比前一篇深沉，我企盼读者能从中体味到个体生命生存困境中的隐秘苦衷；第三个中篇《五龙亭》是写老年人性心理的，同前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也为自己“不正常”的情色思绪弄得心烦意乱，充满了耻感和罪感。我对这些主人公的耻感与罪感都采取了宽宥的态度吗？也不尽然。在人的性意识里，既有与一般动物相通的“下流”因素，更有融汇进感情、理智、人文环境影响、个人文化心理结构、社会伦理道德干预……种种因素的混流，而且即使人类社会昌明至今，人类对与人的肉与灵均相依存的性本能意识的认知驾驭仍远未达于理想的境界，所以，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文学品类，在表现探索这一神秘领域方面，当然也是大有作为的，严肃的作家，雅文学，纯文学，有时也会进入这一领域，作出探索，不能一见这样的题材，便认为是污秽之作。

不过，我这个小说厨师，所更想表现探索的，还并不是“性心理”这道菜，这《北海三部曲》，算是偶一烹之吧！味道如何？愿食客们起码可不再说：“你倒试试看！”

为展示我近两年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多方位探索，这个集子里还收入了我的另两辑短篇，作为《北海三部曲》的配菜，希望读者们能“吃”得津津有味！

1994. 10. 24 绿叶居

目 录

“你倒试试看!”(自序)	1
--------------	---

北海三部曲

仙人承露盘	1
九龙壁	50
五龙亭	96

明星和我

歌星和我	138
画星和我	146
笑星和我	163
影星和我	182

情内情外

忘川酒吧	195
玉虎坠	204
傍	213
巴厘燕窝	225
很简单却又很难准备的礼物	234
吉日	243
凤凰台上忆吹箫	259

贼.....	271
佩尔森与公主（译述）	279

仙人承露盘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上，有一个被许多游人忽略的景点，那就是藏在一个僻静角落里的仙人承露盘。那是一个绝妙的艺术品。在一个不大的平台上，有一个大理石座，座上有一根大理石柱，石座上雕着花纹，石柱上雕着缠龙，那石柱很像华表，但上面不是云形石雕和怪兽，而是一个小平顶，仿佛一个高举的桌面，“桌面”上则巍立着一个古装的铜人，这铜人面对北海湖面，将其双臂高高举起，所举的，是一个硕大的铜盘，那便是所谓的承露盘。

她听爷爷讲过，这仙人承露盘的来历，得上推到很远很远以前，至少是汉朝，汉武帝想长生不老，想了好些个辙，都不灵，后来就有个方士，告诉他得喝仙露，就是天上很稀薄地泄下来的露水儿，不是雨、雪、霰、雹什么的，是大晴天里，夜里头，特别是临天亮以前，悄悄凝聚出的那种露水儿，所以他就让人造了好多个仙人承露盘，那仙人都是用金子打出来的，所高高托起来的大盘子，不用说更是纯金的……

汉武帝喝了那些金盘里的仙露，感觉到一种什么滋味，究竟

是不是因此活了很久很久，她总是不大关心，她印象里最深的，不是喝露的人，而是接露的人。别看那北海接露的已经不是金子打的，只是个铜的，可据爷爷说，那可是成了精的；爷爷说，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皇帝也没有汉武帝那时候阔了，只好用铜人代替金人，不过铜倒比金硬朗，所以北海琼华岛上接露的那个铜人，特别地结实，你以为他没日没夜地就那么傻举着两只胳膊，托着那铜盘吗？才不呢，他有时候，就偷偷地下到地上，走动起来哩……

“他怎么走动呢？老托着那个盘子吗？”

爷爷头一回讲起这个秘密时，她便迫不及待地问。

“能那么傻吗？下来，为的就是轻省轻省嘛！”

“他把盘子放在哪儿？”

“哪儿也不放，就拿在手里，提捏在手里。”

“呀，那仙露不都流在地上哪！”

“干嘛让仙露流地上！他先喝了它！所以，到头来，真能长生不老的，是那铜人！”

爷爷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点没有讲故事哄小孩的意思。她相信，那一定是真的。

上小学的时候，班上组织春游，去的北海。那是她头一回进北海，并且头晚第一次听爷爷讲到北海有仙人承露盘。

到了北海公园，她就问老师：“仙人承露盘在哪儿？”

老师皱眉，老师不知道。她对那老师，尊敬心顿时减了好些。

后来还是爷爷带她去看了仙人承露盘。那确实是个古怪的玩意儿，在充满怪石的山坡阴面，仿膳饭庄的墙根后，一般游人很难游到的地方，石柱上的铜人挺身举臂，两只向上摊平的铜掌稳稳

地托着那只大铜盘。

一只乌鸦飞到了铜盘上。

“爷爷！”她激动地高呼，“这乌鸦长生不老啦！”

后来她长大了，大到人们称她为少女的程度。她的同辈人，不是酷爱琼瑶就是崇拜三毛，她却完全不同，她不爱读小说，也不喜欢诗，甚至也不迷恋歌星影星，她爱好什么呢？活在世界上，非得爱个什么不行吗？

可是，有一回，她和几个同班同学去北海，不是班上组织的活动，是她们一时兴起，自发地去的。正当她们在琼华岛漪澜堂也就是仿膳饭庄前的长廊上嬉笑时，忽然有一个戴法兰西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大大方方地招呼她们：“姑娘们！”

这声招呼，非同小可。

据当时在一起的几个同学回忆，她们一时间心里头都涌出了强烈的反应。

有的马上进入一级戒备：“不是好人吧？爸爸妈妈提醒得对，可不能随便跟生人搭话，特别是在大街上、公园里，特别是男人！……”

有的却喜出望外：“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个搞艺术的！这下机会可来了！……”

有的只觉得有趣：“真逗！‘姑娘们！’跟电影里演的似的！”

她呢？谁也想不到，她心里却猛一惊悚——呀！是承露的仙人吧！

别的同学都没太注意——那人手里提握着一个褐色的飞盘。

那是个电视导演，说是正在物色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

姑娘们都很兴奋，除了她。她害怕。

那天她放学回家，爷爷还没发话，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叔叔就眉飞色舞地迎着她报告：“嘿！亲侄儿！你就等着当明星去吧！”

她一时没反应过来。

爷爷也笑眯眯地说：“……不是骗子，我看了工作证，正儿八经电视艺术中心的，说是想先作好本人和家长的工作，再开介绍信去学校，乖孙子，你就干这个也不赖啊，我可不是旧脑筋，如今演戏的可不是下九流！”

每当爷爷高兴的时候，就不叫她名儿，而叫她“乖孙子”或“亲孙子”，叔叔如法炮制，叫她“亲侄儿”。她懂。爷爷原希望有个孙子，可她不是。而叔叔总没结婚。所以爷爷把她当孙子般养大。

她放下书包，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她自己也弄不清。她噘着嘴，只是说：“我不！”

她一头跑进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

爷爷跟了进来，叫着她的小名，坐到她身边。

“好好的，这是怎么啦？”

“……”

“是个古装戏哩！……说是你气质不凡，很有后妃之像，跟演后头重头戏的大明星长得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就是小一轮、嫩一轮，演头几集，正可好……”

她翻身起来，用双拳捶着床铺说：“……他，他是那个仙人！”

爷爷吃了一惊：“什么？！”

她冲爷爷瞪眼：“要不，他，他为什么手里提捏着个盘子？”

“盘子？什么盘子？”

“飞盘，跟铜盘一个色儿！”

“飞……盘？什么盘？”

“什么长生不老？！……我害怕！”

爷爷伸手摸她的额头，她躲，她跺脚说：“我没病！”

爷爷很沮丧，想了想，爷爷叹口气说：“你大了！”

她怕爷爷说那样的话：把她拉扯这么大，不容易，等等。她知道那是真理。她不是要反驳要讨论。她只是心里头乱糟糟的，像长满了野草，高低粗细形状不同并且纠结在一起的荒野之草。

爷爷要站起来，她不让，她咄咄逼人地问：“我爸呢？”

爷爷望着她，很颓丧，很狼狈。

“为什么我打小就没爸爸？……这回要告诉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爷爷站了起来，她忽然可怜爷爷，她望着挪步的爷爷那臃肿的后背，放软声调说：“我不问妈妈的事，这回我不问……”

偏叔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伸进头来说：“吃饭吃饭！”

她心上忽然涌出前所未有的厌恶，极端的，誓不两立的，她把床头柜上的台灯一把撞撻到地上，灯泡砸碎的声音令她自己吃惊。

爷爷转过身，叔叔跨进屋，四只眼睛射到她身上，那是四只无辜的眼睛，她感受到了那份无辜，她良心承受不了，她嚷：“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了还不行吗？……”

爷爷和叔叔对望，那神情更让她承受不了。她冲出房间，胡姨正闻声而站在门外，她扑进胡姨怀里，放声痛哭，胡姨搂紧她，用一只手爱抚地拍打着她的脊背……

胡姨是个钟点工，每天晚上来给她们家做一顿晚饭，逢星期日上午也来，给她们家洗衣服——虽然家里有洗衣机，可是一些大东西，床单被套什么的，爷爷还是愿意让胡姨先在洗衣盆里打上肥皂用搓衣板搓了，再放到洗衣机里清刷甩干。

开头她对胡姨很不在意。可是有一个星期日，爷爷带她上街，

走到汽车站了，爷爷发现忘带老花镜，那是他不能离身的，于是让她回家取去，她打开单元门以后，走进了爷爷那间屋子，找爷爷的眼镜，忽然有很奇怪的声音，她走出一看，叔叔急匆匆地从厨房里跑出，红胀着脸，奔卫生间里去了，她走到厨房门边，往里探头，胡姨坐在洗衣盆旁，表情很蹊跷，正扣着衬衣的钮扣，一瞥之中，她很惊讶，她在这以前，万没想到脸皮粗糙的胡姨，会有那么饱满白皙的乳房……

那天和爷爷从外面回来，胡姨和叔叔都不在，后来叔叔回来了，一定喝了很多酒，呵气熏人，给她和爷爷带回来两份盒饭，说胡姨洗完衣服，告了假，是……不是病了，是老家来人了，所以这天作不了晚饭了……

爷爷无所谓。她去厨房热盒饭，叔叔不知为什么跟了进来，站在她身边，喘气。她把头一扭说：“臭！”叔叔就走了。

第二天胡姨照常来做晚饭，爷爷和叔叔都跟往常一样，老一套。

可是过了两天叔叔送给她很漂亮的一条丝巾，她很高兴，立即围上，照镜子，问叔叔：“干嘛？我生日还早着呢！”

……从此她注意胡姨，胡姨卷起袖子，在搓衣板上搓被单，那两只胳膊，让她倏地想到，语文课本上，鲁迅的《祝福》里，写到祥林嫂的胳膊，用了四个字：红活圆实。呀，真的是红活圆实啊！

她去了摄制组，她忽然很喜欢，她意识到，那有多么荣幸，多么令人羡慕，令人嫉妒。把她家地址说出去的那个女同学很后悔，还找到她，酸溜溜地说，她应该“意思意思”，她也就果然把那天在北海公园的几位都请了，在肯德基炸鸡店请的，临散的时候，她们都说：“演出来，出了名，可别不理我们吆！”

导演在她试镜头以前，问她还有什么问题。

她想了想，问：“那天，您为什么……手里提捏着一个飞盘？”

导演吃了一惊：“哪天？飞盘？”

……试来试去，导演摇头，说实在遗憾，拿眼睛看她，怎么看怎么合适，可是用摄像机看她，怎么着都不顺眼。她根本不懂什么是戏。也许耐心地雕刻，她会成为一块美玉，可是没那个时间，也就是没那个闲钱，摄制组不是演员培养所，耽误一天就是上千块的开支。

她被“好说好散”了。

爷爷说：“其实当演员也不是什么好职业。”

叔叔说：“这导演二把刀，赶明儿遇上真好的，演成明星大腕，看他脸红不脸红！”

她用摄制组付给她的钱，再请那几个同学，这回是在“必胜客”吃比查饼，大家特别开心。

“白来的！白来的！”同学们叉起比查饼，嬉笑着。

“讨厌！”她在心里说。

中学毕业，她没考上大学。

爷爷安慰她说：“现在大学毕业也挣不了几个钱……”

叔叔说：“连教授还穷得卖煎饼呢！”

她就去考了大饭店。

面试的时候，主考的副经理，一个谢了顶的男人，西装笔挺，扎着一条鲜红的领带，看看她填的表格，抬起头问她：“你父母呢？”

“我爸死了。”

“你母亲呢？”

“她也死了。”

“……”副经理望着她，很诧异。这种情况在应考的年轻人里